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綠野仙蹤 第三十八回 冷於冰施法劫貪墨 猿不邪採藥寄仙書

詞曰：銀囊空，金袋碎，驚破奸邪心意。千方百計聚將來，都被神人劫去。日漸升，月已墜，玉洞傳法週歲。丹砂甫採接仙書，飛入長安省會。

——右調《滿宮花》

話說溫如玉自出了州監，不嫖不賭，安分守己，過度日月，這且不表。再說冷於冰出了瓊巖洞，走了數里山路，駕遁光片刻即歸德城外。先在西關遊行，次後入城。見此地雖經兵火，士民尚各安業。天色漸晚，隨便尋一旅店過宿。打坐至二更時候，忽聽得一人大罵道：「嚴世蕃這奴才了不得！」於冰聽了嚴世蕃三字，就坐不住了，慢慢的開了房門，走出院來。見西正房燈燭輝煌，走近了幾步，只聽得一人道：「你雖然費了四千多兩，你家中還是富足日月，買出命來就好。一個叛案拉扯住，可當是頑兒的？」又一個道：「這兩個殃煞，此時離京也不過六七天路程了。我聽得說，每人都有二十多萬兩。陳大經是浙江人，說他的銀子，著他姪兒同幾個家人，由江南水路送回。嚴世蕃和羅龍文、張典這三個狗男女的銀子，恐怕人議論，分做前後走。嚴世蕃帶了一半，陳大經替他帶了一半。上天若顯報應，著聖上知道了，將他們各抄家斬首，子孫世世做乞丐，使他一文錢留不下，我心上方快活！」又一個道：「你也不過樂得咒罵他幾句！九卿科道以及督撫，那一個敢參奏他？聖上從那一處知起？銀子已經丟了，說他何益！大家吃酒罷。」於是同嚷鬧大杯小杯你多我少起來。

於冰回到房內，自己打算道：「適才這些人的話若果真，此係搜剔平人脂膏，言人許多身家。與其著他兩個拿去，不如我且奪來，將來賑濟貧民，強如他兩個胡用！」又想到：「他這銀子是分南北兩路走，水路走得慢，我明日先從都中這條路趕去，得了嚴世蕃的，然後再從水路取陳大經的。不但叛案所得的銀錢著他們一分一文落下住，還要著他將京中原帶出來的財物，也鬼弄他個精光，使他倒拆本錢，與萬人解恨。」想算停妥，次早到街上買了幾張黑凡紙，又借了一把剪子，將黑紙俱裁成些人馬、刀槍、弓箭之數，費了好半晌功夫弄完，算還店錢，交與剪子，走出城門，到無人之地，架遁光約行有一千餘里，落在平地，沿著上京大路，逢人便問；得了信息，復架遁趕至直隸景州地界，看見嚴世蕃在後，陳大經在前，兩人相隔有六七十里，都在路行走。於冰先到曠野之地，落遁等候。遠遠望見陳大經率領多人，押著行李走來。從懷中將紙人馬取出，口中唸唸有詞，用木劍一指，喝聲：「變！」須臾，化成了一隊人馬，雲飛電馳的殺上去，但見：

無甲無盔，肥瘦高低一律；有袍有帶，頭臉手腳純黑。烏馬蕩征塵，飛起半天皂霧；青衣映麗日，滾來遍地煙云。人人拿兩口大鐵刀，個個插幾枝純鋼箭；不分眉眼，疑是煤窯內窯官行兇；幸其口鼻，莫非龕灶中灶君混世。平川曠野，如何有許多熊精，化日光天，今始見若干龜怪。

這一股人馬有二百多人，變化得和天神一樣，一個個掄著刀，打著馬，追風逐電般撲陳大經的人眾殺來，於冰駕遁隨後指使。大經的家人、腳戶等眾，見了此等無眉眼的黑人馬，也不知是神是鬼，各驚嚇得魂飛魄散，逃命不迭；那些騾馬亦各東西亂跑起來，將行李丟得前前後後。轎夫們把陳大經丟下，自顧性命去了；大經連忙從轎內扒出，也跟著轎夫們亂奔。於冰又從劍尖上飛一道神符，六丁六甲各神將頃刻而至。於冰敕令：將丟下的行李，並騾馬馱帶之物，大小盡行取下，一件不得遺失，須沿路收拾跟隨我下來。眾神轉眼功夫即到。嚴世蕃正坐著轎，率領眾家丁行李走路，乍見了這枝人馬，也與陳大經一般，沒命的巡奔。眾丁甲神將將兩處行李物件，俱收籠在一處，於冰用劍一指，喝聲：「住！」那些紙人馬俱紛紛現出原形落地。於冰喚出逐電，著領丁甲眾神，將打劫的銀物，都押送湖廣衡山玉屋洞，交猿不邪收管，後可到鎮江岸口回吾話說。眾神領命。

於冰仍駕遁光，去江口等候。到日西時分，諸神覆命。於冰退了眾神將。少刻，超塵同逐電俱來。超塵稟道：「小鬼奉法旨送董公子到林岱衙門，林岱認為胞姪，相待極厚，小鬼在他衙門中留心看聽，住了半月，見其始終如一。前法師吩咐著在玉屋洞等候，小鬼從河南回，已等候了數日，今見逐電，知在此處，因此回來繳法旨。」於冰聽了，心上大悅，向二鬼道：「你們休辭勞苦，此刻可從西北水路查訪戶部侍郎陳大經行李船，或未到此地，或已過此地，查明速到鎮江府城各店中尋我回話，不得有誤！」兩鬼駕風去了。於冰住在東門內店中，等候了六七天，方見二鬼回來。稟報道：「陳大經行李船，昨晚停泊在儀征，押船的是他姪子陳鐘，還有八九個家人。」於冰道：「七八十里江路，今日又是順風，只在指顧可到。你兩個可隨我沿江迎上去，若見他的船，指與我知道，休得錯認別船！」二鬼道：「他的船是支大沙飛船，上有戶部侍郎門燈，又懸掛著官衙旗，如何能錯認？」同走至江邊。超塵指道：「來了，來了！」於冰也看的明白，忙用木劍在江面上畫符一道，少刻波翻浪湧，本地江神聽候驅使。於冰用手指向眾神道：「適才過一大沙飛，乃戶部侍郎陳大經之船也。他船內有二十餘萬銀兩，並應用物件等項，皆是刻薄害民所得，煩尊神率領屬下，推他船過焦山，將船放翻，切不可傷損一人性命，俱要扶掖在岸；再煩尊神將船內金銀、行李等項俱取出，堆放江岸無人之地，我有用處。其船關繫船戶身家，毋令順流而下，亦須停泊在岸旁方可。」諸神領命，陡然起陣怪風，但見：

初起時，卷霧揚沙，再看來，穿林落葉。隱隱而鳴，有似雷門布鼓；隆隆而響，宛若湖口石鐘。推雲出岫，送雨歸川；雁雀失伴作哀鳴，鷗鷺驚群尋樹杪。波濤浩湧，客商合掌念觀音；雪浪飛騰，舟子撇毛拜水母。只刮得女郎也把香闥掩，列子迷途殺殺人。

大風過處，滿江的船並未損壞一隻，止卷定陳大經的沙飛雲馳而去。於冰駕遁光隨後趕來。過了焦山，翻在了江面。舟中人落水，一沉一浮，都奔在了岸上，那船也不沉底，順水流了二三里，便傍岸停住。銀兩諸物，俱堆積岸上。於冰送了水神，又拘遣了甲，將銀物仍送在玉屋洞，然後緩緩的跟來。

再說陳大經被一陣紙人馬驚散，一個個陸續尋在了一處，見行李一無所有，跑散的騾馬倒皆四下尋回，大家說奇奇怪。陳大經將眾轎夫痛罵了一番，為他們各顧性命，將他去下，不管他死活。自己想：「算了！」半晌，復回舊路，與嚴世蕃相見；知世蕃也是如此，互相嗟歎。世蕃將眾人拾的紙人、紙馬與大經觀看，都是些沒眼的東西。大經要坐落景州知州陪補所失銀物，並著緝捕妖賊。世蕃道：「以我看來，此必是師尚詔的妖黨，打聽得有這幾萬兩銀子，被他用邪法坑去；若著落在景州知州身上賠還，聲色甚大，且他連十分之二三也賠還不了。你我一箇審叛案的官，如何有一二十萬銀兩帶在身邊？象這樣大妖法人，亦非景州知州所能拿獲！止可著家人暗暗通知，是他所管地方失事，著他留心查訪罷了。這叫做江裡來，水裡去，在用了好幾個月心機。大人原是財福雙全的人，如弟實是薄命！」大經道：「大人不必過鬱！可惜我的銀兩都送回家鄉，將來寄信去，定分一半與大人就是了。」世蕃連忙作揖叩謝。兩人從此一行回京。又吩咐跟隨人，一字不可洩露。地方官等也有知道的，也有知道不確實的，無不迎郊道左，饋程儀；惟景州知州送了他二人三千兩，又暗中送了世蕃一千兩。

再說丁甲眾神，又於玉屋洞交割了銀物，中途相遇。於冰發放訖，到洞門前，用手一指，門鎖脫落，其門自開。於冰走入，猿不邪看見，喜歡得這猴子心花俱開，跑上前跪倒叩頭，道：「弟子未曾遠接，望師尊恕罪！」於冰扶起，坐在石牀上，猿不邪又從新叩拜。於冰道：「我原說過八九年或十數年後來看視你，今因陳、嚴兩貪官賊銀一事，隨便到此。」隨吩咐二鬼搬放銀物於後洞。又向不邪道：「你年來道力何如？」不邪道：「弟子承師尊指授，日夜誠心修煉，一月不食亦不饑，即多時亦不飽。」於冰道：「此服氣之功也，積久可以絕食矣。」又問：「火龍真人同紫陽真人來過否？」不邪道：「未曾過來。」於冰見不邪雖係獸類，舉動甚是真誠穩重，與前大不相同，將來必成正果，心中甚喜。過了幾天，於冰教示不邪道：「你本異類，修煉千餘載，亦能御風駕雲，此汝自得之力，非我教授之力也。今見你一心向道，立志真誠，實異類中之大有根氣，將來可望成仙。奈爾渾身皮毛，頗礙仙凡眼目，我今傳你移形換影，變化人形之法。然此法止可假借三個時辰，過時仍復本相；若欲始終不變，你須自用一番鍛鍊

苦功，仗吾出納口訣，脫盡皮毛，老少高底隨你心之所欲，雖歷千年，亦無改變，永成人形矣。」隨詳細指授鍛鍊筋骨皮毛之法。不邪跪領元機，又感又喜，繼之以泣。一月後竟能變化人形，五天後方復本相。於冰深為驚異，問不邪，他亦不自知所以能此原故。於冰思想了好幾日，方笑說道：「是我小看了他了！他修道千餘年，腹中原有丹煉，易於堅固，豈三個時辰所能限定也！」隨傳與不邪淨口、淨身、淨壇、淨世界，並安土地魂魄、清心通靈等咒，吩咐道：「俟你諸咒爛熟後，我好傳你大法。」不邪大喜叩拜，誠心日久默誦。

過五日後，於冰向不邪道：「我今日傳你拘神遣將五行變化之法。」不邪連忙跪倒，聽候指教。於冰道：「凡人持大法咒，必先取千里外五方之土，金銀、珠玉、丹砂、銅鐵、木石、繩線、紙筆等類，件件俱全備，方敢作用。餘法本自仙傳，止用就地用劍畫法壇一座，將淨口、淨身等咒念訖，腳踏罡鬥，左手雷印，右手劍訣；取東方生氣一口，先念清心咒，次念通靈咒，然後畫符；符亦與世人運用大不相同，或用指畫，或用劍畫，皆可以代筆墨。而畫符最是難事，定要以氣攝形，以形運氣，形氣歸一，則陰陽通貫，天地合德，不但驅神役鬼，叱電逐雷，即山海亦何難移易？至於請神召將，汝係異類，誠敬二字更要過人幾倍為是，每請一神一將，必先定一事差煩；若見神將兇惡醜陋，或生畏懼玩忽之心，其受禍只在轉眼之間，總能倖免不死，神將亦再不肯來。汝宜慎之，戒之，切記吾言！」不邪聽了，毛骨悚然，連連叩首道：「弟子安敢有違師訓，自取不測！」於冰將《寶天章》內大法，選擇十分之七傳示，先著不邪煉符咒精熟後，然後一一教導如何挪移，如何變化，如何召神來，如何送神去。先是於冰掌法，不邪隨後敷演；次後便是不邪獨自持行。曉不邪天機靈敏，還費了不及一載功夫，方能指揮如意，百竅通神。他此時固形之法，已鍛鍊得百日外方露本相一次，餘日通是人形，身上猴毛脫得七零八落，漸次全無。到百日外露出本相，又須復變人形，或多或少不一；他雖具猴形，卻本來沉靜，因此方能修道千年，得享遐壽。自於冰傳授火龍真人出納口訣，便常以投胎異類為恨；近又有此大法力，必須煉成千百萬年不易之面目，方合他的心意。又想起當年與謝二混女兒苟且，雖係前生夫婦，到底有虧品行，今再鍛鍊成一少年形象，殊覺可恥，於是化為個童顏鶴髮、長鬚美髯道人，頭戴束髮銅冠，身穿紫雲道衣，腰繫絲絛，足踏藤履，居然是個得道全真，比於冰不衫不履，還打扮的齊楚幾分。於冰見他內外道術皆有一半成局，又見他小心誠謹，較未傳法時更慎重許多，心內著實喜愛他。向不邪道：「吾修道無多年，仰邀吾師同紫陽真人恩惠，指示捷徑，血肉之軀已去六七，此皆吾師易骨一丹之大力也。曆數修道之士，誰能似我有此際遇？我久欲煉幾爐丹藥，用佐內丹；無如功德施於人者甚少，數端微善，安敢妄冀上仙？今在玉屋洞偷閒一載有餘，傳汝諸般法力，亦有深意，一則著你於九州四海採取藥料，你若無道術，安能隨地尋覓，禁服諸魔；二則還有幾個道友，寄居泰安山內，將來即著你傳授伊等法，省吾提命之勞；三則你具此神通，異日可替我分行天下，斬除妖邪，扶危濟困；我收指臂之力，你亦可積陰功。今與你一單，內共藥料二十一樣，每樣下面俱詳注分辨真假，並所產地，大要海外居十之七八，中國不過二三。你此刻可帶銀兩下山，於天下城池市鎮，買寶劍一口，不拘銅鐵，只要先代之物，精雅輕妙，可吹毛碎鐵者方好。」不邪領命去了。過兩月後，不邪方回，用銀八百兩，買來雙單劍各一，捧與於冰過目。於冰見裝飾得俱各古雅，先將單劍拔出一看，約有三尺餘長，面列七星，吞口以上鑄著「射鬥」二字，光輝奪目，寒氣逼人。於冰笑道：「此劍雖不可以寶名，亦古劍中之最佳者！」再將雙劍拔出看視，只見面鑲龍虎，柄帶三環，托盤以上，日月雙分；試之輕妙，鋒利無比。於冰又笑道：「你還頗有眼力！此雙劍與單劍身分伯仲，要皆斷蛟截兇之品也。」立命不邪盛淨水一碗，走到洞院中間，吸太陽精氣，吹於右手二指上，在劍兩面各畫符一道，然後誦咒噴嘔畢，遞與下邪。又將雙劍也如此作用完。吩咐不邪道：「丹藥乃天地至精之氣所萃結，非人世寶物可比；不產於山，定產於海。既係珍品，自有龍蛇等類相守；更兼妖魔外道，凡通知人性者，皆欲得此一物食之，為修煉捷徑，較採日精月華，其功效倍速。仙家到內丹胎成，而必取資於外丹者，蓋非此不能絕陰氣歸純陽也。我今再傳你幾路劍法，庶可以保身無虞矣！」不邪欣躍演習，兩月後雙單劍俱各精熟。於冰選一吉日，令不邪先從海外採取。來來往往，不下六七個月；採取物也有真有假，於冰各一一分別存貯在丹房內。不邪於山岩海島中，經歷過許多怪異，明奪暗取，不必盡述。四海以外藥物，俱陸續得來。一日，從嵩山採藥歸洞，先將所採的藥著於冰看了，又從懷中取出一封書字，上寫著：「冷於冰遵此」，遞與於冰。於冰大為驚異。拆開一看，裡面只有一句，上寫：「速赴陝西崇信縣界」，旁寫著：「火龍氏示諭」五字。於冰看罷，連忙站起，道：「此吾師法牒也！」隨安放在石桌中間，叩拜了四拜。起來問不邪道：「你在何處得遇祖師？」不邪道：「弟子從嵩山採藥駕雲回來，被一老道人在山前用手一指，弟子風停雲止，落在積雪峰下。那道人將書付與，著『寄與師尊！』弟子正要問他姓名，一轉眼就不見了。」於冰吩咐不邪道：「藥不用採了，可用心看守洞府。」又將超塵、逐電叫人葫蘆內，急急的取了些隨身應用之物，不邪跪送洞外。於冰將雙足一頓，煙霧纏身，飛馳而去；不邪見於冰行色匆匆，也不敢問歸來的年月，只得回洞自行修煉。

正是：

一聞師命即西行，且行丹砂採辦功。待得餘閒歸洞後，再將鉛汞配雌雄。